

思

【思想者】思，思考、思索、思辨。想，梦想、遐想、理想。思想，人类创造与进步的原动力。思想者，人类文明历程的航标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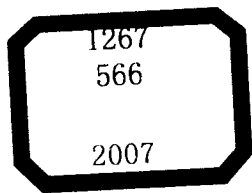
想

者

Thinkers Series ③ 思想者文丛

岁月回响

流沙河 等著 董宁文 编 青岛出版社



# 思想者

流沙河等著 董宁文编 | 岁月回响

小如  
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回响/流沙河等著,董宁文编.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6.12

(思想者文丛)

ISBN 978-7-5436-3991-1

I. ①思... II. ①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2166号

**书 名** 岁月回响(思想者文丛)

**著 者** 流沙河 等

**编 者** 董宁文

**扉页题签** 吴小如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611-8664 **传真** (0532) 85814750

**责任编辑** 刘 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责任校对** 何 俊

**审 校** 周晓方

**装帧设计** 若 谷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10mm×100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160千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3991-1

**定 价** 19.80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地址: 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 266032 电话: 0532-82773478

## 编者的话

一个人若被说成没有“思想”恐怕是件难过的事，但若被说成有“思想”恐怕也未必欣喜——如果你真有“思想”。晚年的孙犁曾就“思想”说过自己的感悟，大意是：现在的人别想去创造什么新思想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被古人说尽了，现在的人能把古人的思想融会贯通就很不错了。芸斋老人的话当时读来曾给我们很大的刺激，这刺激里也便有了颇多的不以为然。十多年过去，现在却越来越体会到孙犁所言的智慧。《论语》、《庄子》、《老子》等等，古人的思想里还有什么被遗漏的角落呢。君不见如今的电视讲坛上吸引文化“粉丝”的仍是品“古人”道“论语”吗？

不过，尽管古人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无所不包的“思想”，但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在享受古人思想的同时，仍有“思想”的追求所在：其一是我们本身的存在，一个人怎能没有“思想”呢，所思故所在，同样，存在也就有了思想；其二是我们的阅读所得，就像《从文自传》里那个成长的少年，在读一本小书的同时，也在读着一本社会的大书。在阅读和思想中，也便走过了人生的四季。

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但纵使是雪泥鸿爪的个体生命亦会经历人生的履迹，因此也就有了言说的可能。在“思想”着的渺远时空，每个言说者的心灵都在向着澄澈开放。这既是一种检视人生过程的表象姿态，也是一种肃然于生命本身的内省方式，它赋予了能够思想的言说者更为丰富厚重的体验与完成。这应该是人生的隆重盛典，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着千回百转的温馨与苍凉、欢喜与寂寥、感恩与悲欣……相信那些未出场的沉默者和倾听者亦是这场盛典背后的支撑，更由于他们目光

的清明和犀利，使言说者的思想向高处飞升。

这样说来，你和我也就可以鼓足勇气说——我们都是一个思想者。因“思想”自然就是“思想者”。反之，因是一个“思想者”，自然也就有了“思想”。“思想者”并非高不可攀，也并非仅是“沉重”的代名词，就像罗丹的那尊思想的青铜雕像，仿佛要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和人生的拷问。倒是罗丹的另一件体量小得多的大理石头像《沉思》，那个纯净而带着忧郁的姑娘更适合凡世的人间烟火。生命本身没有轻重贵贱之分，每一个生命都有着造物主的神迹，大凡只需安享生命的自然安排就可以从容度日，然而个体生命不同出处和人生际遇，却不能让所有的生命在同一个出口简单直行，而只能行走各自的路途。在这路途之中，有世俗的安稳造就的平淡生活，每每能够于暗处放出蚌壳里的珍珠的光辉，是民间最为妥切的真的气息，传达着平常亲近的喜悦；有狞厉的烽火人生燃起的青烟，在记忆的深处缭绕不绝，是生命与生命的相望，心灵与心灵的牵绊，人生苦难与俗世生活的水滴石穿。

因为这样的思想，生命被高贵照亮，从而有了光润晶莹的质地，有了金石相撞的声响，有了沉郁跌宕的重量。繁华尽头的荒凉与苍茫，艰难人世的无限与隐忍，都有了解释。

所思所想，所读所感，往事与记忆，人生与现实，也就是我们编选《思想者》文丛的缘由，也便有了《岁月回响》、《两种境界》和《书里闲情》。《岁月回响》重在人生记忆，更多的是沧桑看云的淡泊，历尽风霜的从容；《两种境界》重在人生的感悟，精神的向往，更多的是人在现实中的生命感受；而《书里闲情》呈现的更多的是“悦读”的梦境，“悦读”不仅仅是生活的点缀，更是“思想者”的日常功课。

编者

## 思想者

Thinkers Series

《两种境界》

《岁月回响》

《书里闲情》

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但纵使雪泥鸿爪的个体生命亦会经历着人生的履迹，因此也就有了言说的可能。在“思想”着的渺远时空，每个言说者的心灵都在向着澄澈开放。这既是一种体验人生过程的表象姿态，也是一种肃然于生命本身的内省方式，它赋予了能够思想的言说者更为丰富厚重的体验与升华。这应该是人生的隆重盛典，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着千回百转的温馨与苍凉、欢喜与寂寥、感恩与悲欣。相信那些未出场的沉默者和倾听者亦是这场盛典背后的支撑，更由于他们目光的清明和犀利，使言说者的思想向高处飞升。

# 思想录

- [ 001 ] 陈光甫和胡适 / 谷林
- [ 004 ] 刚直耿介一书生 / 李伟
- [ 006 ] 我读胡风 / 傅光明
- [ 009 ] 也说刘半农 / 雷雨
- [ 012 ] 我所了解的巴金 / 王辛笛
- [ 019 ] 纪念鲁迅的几句话 / 王元化
- [ 021 ] 怀艾青 / 许觉民
- [ 023 ] 我与萧乾的文字交 / 姚以恩
- [ 026 ] 怀念吴祖光 / 何满子
- [ 029 ] 访杨宪益先生琐记 / 王湜华
- [ 032 ] 我和若水 / 方成
- [ 034 ] 作为松江人的施蛰存 / 张晖
- [ 038 ] 可爱的小老头 / 化铁
- [ 040 ] 张中行先生琐记 / 王宏任
- [ 043 ] 悼孙犁 / 周翼南
- [ 045 ] 文坛傻雄 / 曾伯炎
- [ 048 ] 忆念赵瑞蕻先生 / 陈长林
- [ 051 ] 雪漫什刹海：记杨宪益和戴乃迭 / 郁风
- [ 056 ] 纪念公刘 / 何满子
- [ 058 ] 金岳霖先生一趣事 / 戈革
- [ 060 ] 闲话贾植芳 / 化铁

## 目 录

- [ 063 ] 烈士暮年 / 周 实
- [ 066 ] 关于谷林 / 止 庵
- [ 068 ] 衡宇相望成梦忆——怀念一氓先生 / 范 用
- [ 072 ] 辛笛大哥，您走好！ / 纪 申
- [ 075 ] 程千帆先生和《诗帆》 / 彭燕郊
- [ 078 ] 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 / 文洁若
- [ 082 ] 吴奔星与《小雅》 / 姜德明
- [ 084 ] 晚年的东方蠊螂 / 陈学勇
- [ 088 ] 怀念梅志先生 / 周翼南
- [ 091 ] 对张岱年先生的点滴回忆 / 叶 朗
- [ 096 ] 七重天上冯亦代 / 黄宗江
- [ 099 ] 唐湜：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 子 张
- [ 102 ] 怀念巴老，永记《随想录》 / 屠 岸
- 
- [ 106 ] 纸香墨润：名人手迹影印本 / 徐雁平
- [ 109 ] 毛边书谈琐 / 王稼句
- [ 112 ] 杂志的个性 / 彭燕郊
- [ 113 ] 海上书斋及其他 / 沈建中
- [ 115 ] 老僧录存的居士诗 / 谷 林



## 思想录

- [ 117 ] **“学者随笔”琐议** / 来新夏
- [ 120 ] **张元济致罗家伦的一封信** / 柳和城
- [ 123 ] **说旧书** / 王稼句
- [ 126 ] **周作人的早期佚文** / 躲斋
- [ 129 ] **话说“题签”** / 白化文
- [ 132 ] **对卞之琳先生一篇佚文的点滴回忆** / 李文俊
- [ 134 ] **印章凝结风雨情怀** / 伍立杨
- [ 136 ] **周作人的一篇残稿** / 止庵
- [ 139 ] **西汀绝笔** / 宋词
- [ 141 ] **《天蓝的生活》的归来** / 范用
- 
- [ 143 ] **记学写旧诗** / 杨宪益
- [ 146 ] **“吃安逸了”怀故人** / 车辐
- [ 148 ] **孙用藏《清代文字狱档》** / 李福眠
- [ 150 ] **范笑我的书桌** / 于能
- [ 152 ] **过去的回想** / 李欧梵
- [ 154 ] **寻找孙毓修先生后人** / 柳和城
- [ 157 ] **缅怀昔日文化女性** / 曾伯炎
- [ 160 ] **因何读书** / 钟叔河
- [ 162 ] **又见白尘先生的写字桌** / 李文俊

## 目录

- [ 164 ] 三十年前逛书店 / 杜渐
- [ 167 ] 愿做职业读书人 / 流沙河
- [ 169 ] 徐志摩为编校发脾气 / 龚明德
- [ 172 ] 家里淘书 / 李福眠

# 陈光甫和胡适

谷林

去年12月的《读书》杂志，载有一篇标题为《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的文章，是两位作者合写的，他们是张振江和任东来。

对这两位作者，我还较为生疏，但他们所写的那个人物，我却闻名已有六十多年了。只是以前仅仅知道他是一位干练的银行家，现在才头一次听说他曾经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在对美外交中建功立业，令人肃然起敬：

1938年9月，蒋介石召回驻美大使王正廷，派遣深受美国人喜爱的学术界名人胡适为驻美大使。与此同时，又派出颇受摩根索赏识的陈光甫，赴美洽谈贷款事宜。台湾民国史专家吴相为此写道：“这时正值广州、武汉战局紧张，我国孤立无援；而国内最负众望的两位学术界、银行界领袖，临危受命，飞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再无其他选择的两颗棋子。”

全文不到七千字，紧凑扼要，把人物的才智、作风、品德、行谊，三言两语却又周到灵动地都写出来了。读过后很满意，又极望能再找些材料

看看，恨无足够的精力出门寻访，只得翻翻手边杂乱的旧书了。

陈光甫与胡适通过工作结成契友，于是有胡适以题诗相片送给陈氏一事。白吉庵编著的《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5月版）和颜振吾编的《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均有插页印存，诗题在相片左侧，分两行写：“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诗后又有一行用较小的字体所作题记：“去年11月自题小照。”编著者在两书图旁所加的说明同是：“1938年留影”，《胡适传》上只多了“在美国”这样几个字。

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诗篇，我一直想弄清楚它的写作年月，而《读书》所刊文章恰巧对此也交待不清楚。如果我在上面提到的插图相片正是当年胡送陈的原件，则此诗应作于1937年11月（胡适时年四十六岁），诗题或可径作“自题小照”，辞气壮怀激烈，感慨动人。

查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书末载有《胡适年谱》，在“1938年10月31日”下记云：“送小照给陈光甫题字道……”所题即此诗。从年谱文字看来，送照的时间明确，但题字是题的旧作抑或即兴之作，仍令人犹豫不定。耿君以后把这份年谱从十七万字扩写成三十二万字，于1989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可惜我没有见到。

关于这首诗，唐弢写过两篇杂文。1947年2月4日作《过河小卒》，把它作为“现实的材料”，因之在文中奚落道：“他大概已过五十了吧，然而白发而曰偶有，中年也只微近，只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搔首弄姿，意在卖俏。”1955年1月28日又作《述怀诗考》，说：“胡适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本质是分不开的……他在这方面的种种主张，实质上却是他的向买办资产阶级挤眉弄眼、出卖自己灵魂的广告，完全为他的政治目的在服务。”接着又说：“1947年春，多年不写诗的胡适忽然心血来潮……写下了一首题作《述怀》的小诗”，所指仍是这一首《过河卒子》，他补充说明这

是胡适当了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的主席，还得到暗示“适当时候要他出任总统”以后的效忠词。

唐弢的话，当然亦有所本，白吉庵所著的《胡适传》有一节文字正好抄录在这里：“这首诗，后来1947年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胡适又把它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陈回香港后登在《天文台》杂志上，于是世有传焉。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迁，诗中的情调也大不一样了。”

考掌故，治历史，真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陈、胡的生日同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陈比胡整整大了十岁。《读书》记陈光甫与摩根索在1939年12月6日谈判贷款，得到承诺，便“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五十九岁生日”，他感谢接受了“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日子虽不准确，但相去不远，至于年岁，则是按虚岁计算，与周岁差一年。陈、胡两人的生卒年都可从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中查到，陈传收在第二卷，胡传见于第七卷。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艺苑”记阮芸台的箴言云：“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这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但俗话说：大意失荆州。有一目十行之才，可喜，也还宜戒慎。至于我，则暮岁别无杂事，闲看书报，偶有触发，辄好东翻西翻，并非认真钻研，更不能附会十目一行了。

# 刚直耿介一书生

李伟

曹艺先生于2000年8月21日晨去世。初得噩耗，我怎么也不相信。6月间，我还和他多次见面。虽已九十二岁高龄，但精神很好，谈笑风生，刚做了晶体复明手术，说起许多今后计划：要读些书，再写些关于曹聚仁的文章，更要为失去的中共特别党员的组织关系请组织核查恢复……哪知就这样匆匆走了呢。多次和曹先生说起，盼望着他过百岁寿诞。他总是笑着说：“你知道吗，寿则多辱，我希望愈早走愈好呢。”

曹先生，原名曹聚义，1909年出生于浙江兰溪。曹聚仁是他的胞兄。不过，他并非借曹聚仁之光而辉耀，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他一生历经坎坷。1927年弃学从军，进黄埔六期炮兵科，同年由CY（共青团）转CP（共产党），担任独立总支书记。由于叛徒告密，组织被破坏，他被蒋介石指名缉捕，幸而逃脱，流亡到东北，不久，辗转由朝鲜去日本。

后来，风声渐松，由日本回上海，进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以作掩护。与时任暨南大学教授的胞兄曹聚仁联系上后，参与《涛声》周刊编辑工作，并写了大量杂文。除发于《涛声》外，还见于《中报·自由谈》、《芒种》、《太白》等刊。有杂文集《神仙·老虎·狗》（群众图书公司）行

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些文学大系和杂文集都收有他的作品。

曹聚仁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因此曹艺有机会面受鲁迅教益。鲁迅与杨邨人笔战的文章中就提到过他。他自己说，得鲁迅先生爱抚三年有余，但未成器，以后改文从武，一条道没有走到底。抗战时领导着西安至陕甘宁边区保安工作与延安的军运工作，得到朱德总司令召见，发展他为特别党员，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之后，他又上了印缅战场，担任辎汽六团团团长。美军司令史迪威说他是“罕见的不怕死”的汽车指挥官，向中国军方建议晋升他的军衔，由上校升为少将。抗战胜利后，他供职于联勤总部运输署，曾向地下党要求归队，奉命继续隐蔽。直到建国前夕，策动203师全师起义……

一位有功之臣，1949年后每次“运动”他都沾边。1955年“肃反”时，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上了镣铐，送功德林监狱。幸由周总理、李克农救了他。此后，从中央交通部部级专员，降到南京航务工程学校掌管图书。“文革”中，再受围困之灾。八十年代调南京市政协任驻会委员。

1988年，我初识曹先生于南京市政协文史委。数次交谈，快若平生，成为忘年交。在他春风雨露灌溉下，所受教益，非一言可以道尽。拙著《曹聚仁传》问世，就曾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

多年来在曹先生身旁目接身经，深感他有一颗坦荡无私、乐于助人的心。他和曹聚仁，谊属同胞，义是平生知己。两人无话不谈，无秘不共，他是曹聚仁的真正知情人。愿意研究曹聚仁的人，他都竭尽所能提供史料，乐与其成，而不是秘以自珍。他常说，多一个人宣传我哥哥有什么不好呢。

凡事求真求实是曹先生的可贵精神。现实生活中有些敏感问题，别人噤若寒蝉，不愿多置一词，而他却坦率表露，畅抒己见，不把所思所想藏于心中。他毕竟是个刚直耿介的书生。

对个人得失，他却毫不介怀。几十年来仅住一单室（故去前一年才得改善），斗室虽窄，心地却宽。他说自己不过是三十年代的过河卒子，伟大时代的龙套人物，幸而能在垂暮之年，看到国家如此兴旺，这就是此生最大的幸福。

# 我读胡风

傅光明

胡风称得上是个硬气文人，我觉得他不光人硬，文也硬。我在少不更事的时候（当然现在也不敢说能比谁多知道了点什么），只喜欢读令人愁肠百结的诗文，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种意气少年，喜欢的文人也是风流倜傥型的居多，对于因属“反革命阴谋集团”而“臭名昭著”的胡风，其人其文，则根本不在拜读之列。

等我大体了解了他的为人以后，才开始想读他的文。而在认真读过他的文以后，又越发佩服他的为人。我居然不清楚，他曾是那么能战斗的一位硬骨头文人。他不光是一位天才的理论家，还是一位有思想、有激情的诗人。他以为生活就是追寻，诗就是追寻中的灵魂所感受的苦闷或欢喜的“叫喊”。铁窗仅锁得住他的肉体躯壳，他的精神生命却始终没有停止“叫喊”。

他见不惯我们文人总是重复着永远不变的调子，说着前人说滥了的口语。最基本的东西遭到了遗弃，最坚贞的东西遭到了湮没，被遗弃被湮没在一片五色缤纷的迷雾里面。荒凉的文学史上没有伟大的作品，也没有泛滥的波澜，而是留下了永远不死的桎梏。他呐喊：不要爱惜在奴隶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贪恋瓦上霜一样的个人的“事业”，更不要记住什么狗屁的



“地位”，而要努力使中华大地上充溢着鲜艳的色泽和浓郁的香气。腐烂的存在要使别的存在跟着它腐烂，健康的生命才能启发健康的生命。精神的战士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在昏倦里面渐渐地僵死。

胡风是那种为信仰、为主义而生存的文人。他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并把重视实践、忠于实践视为党性立场的具体体现。他早在《为祖国，为人生——文学报代致辞》一文中指出：“只要人类不回到野蛮时代，不肯自甘毁灭，那中华民族要自由，中国人民要幸福，就好似铁一样的真理，而以爱真性为灵魂的文艺，除了为这真理服务以外，当然再也不会找到其他的生存意义。”他的一生其实都在为此奋斗！

但我觉得遗憾的是，那个特定时代历史的局限，使得胡风只能把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精髓的革命现实主义视为文学创作的唯一道路。现实主义成了他文艺理论的宗教，而宗教又都具有排异性，往往也就难免露出固步自封和惟我独尊的褊狭。文学创作必须是多元的，中国的文学也不能仅仅是高尔基和鲁迅的文学。所以，当书生本色的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被打成有“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以及指责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时，实在是一种反讽。

二十世纪的中国，因思想而获罪者可谓多矣，胡风仅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他的悲剧其实也只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悲歌的一个插曲。

胡风强调，艺术（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的东西。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文学），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一个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

胡风还认为作家应具有伟大的人格。作家的追求人生，得表现在他苦心孤诣的创作正与自己的身心感应“融然无间”上。其结果必然是“作者